

追忆朱铁谷将军二三事

□周大钧

“我俩还是校友呢！不过，我当年只有15岁，名义上在浮山中学读书，实际上是周潭人、1929年加入共产党、时任浮山中学历史教员周南的地下交通员，从事党的革命工作。”我一听，不禁肃然起敬，觉得结识这位老革命学长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我与将军学长第二次见面，实属喜出望外。时隔半年多，农历大年初二接到他的来信，约我初三下午一定要到他的住所小聚。原来，嫂夫人周君仪好不容易来新疆过年。嫂夫人见到我格外高兴，说自己是青山人，距老朱家高桥村三里路，上周潭街也是三里路，她还认识我的父母。嫂夫人提及周潭旧事，让我不禁想起幼时见闻——我家杂货店对门的福康祥布店三老板，常与我父亲议论两件事：一是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朱铁谷从浮山中学读书回来，因家境贫寒，兵荒马乱，利用父辈沾亲带故关系，给福康祥布店进货出货运送布匹，还为店里挑水做饭，早出晚归，风雨无阻；拿到工钱，总要到我家购买一些紧缺商品如咸盐和煤油，我父亲也是有求必应。我试探地自问自答：这可能是服从组织安排，以挑夫身份作掩护，继续为党的革命事业尽心尽力完成秘密交通员的光荣任务。我看到将军学长默默点头，便不再多言。二是1939年秋，新四军独立营进驻陈瑶湖地区，在水圩创建桐东抗日革命根据地，朱铁谷从此音信全无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直到1949年3月底，解放军渡江部队先遣部队进驻周潭，街上百十户商店唯独在我家驻了

一个班，后门口福康祥布店的周家大屋被征用，大屋正大门戒备森严，屋顶电话线密如蛛网，还有一座不知名的细铁棍构筑物高高竖立其中；后门也设立岗哨，还有武装巡逻，一位年纪轻轻的军官进出前后门，帽檐拉得很低，平时寡言少语，门卫士兵都要立正敬礼。三老板越看越觉此人面熟，心中暗付：“莫非是朱表弟？”他多次在脚屋门边守候，试图接近；而这位军人每次出门，则先派出两位卫兵挡道。1949年4月19日，周家大屋的官兵和住在我家的一个班全部开拔，周潭和枫林一带经过动员筛选，训练过硬的船工也登上掩蔽在江边芦苇丛中的大小货船和渔船。1949年4月20日夜，从北埂到六百丈，照明弹划破夜空，万炮齐鸣，解放军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。朱将军静静地听着，轻声接过话头：“那天夜晚，我正以24军作战科科长身份，率侦察营从六百丈强渡长江，赴江南执行侦察任务。”嫂夫人周君仪在旁一语道破：“部队纪律声明，保密是天的事，老朱何尝不想和乡亲旧友们欢聚呢！”

我与将军学长第三次见面，更是大喜过望。

1976年12月底，朱铁谷将军调离新疆，调回杭州升任20军副军长，我亦调回与老家周潭仅一江之隔的铜陵。1983年，我听说朱将军不愿在杭州干休所享清福，离休后毅然决然回到枞阳，不与民争地，不打扰乡亲，按规定在县城连龙湖中一个无人小岛上修盖了住所，发挥余热。先是回到故乡陈瑶湖畔高桥村，卷起裤脚，撸起袖

子，倒贴离休积蓄，购买鱼苗，安装排灌设施，帮助乡亲们发展水产养殖业，脱贫致富，被誉为“将军愚公”；接着又主动扶持枞阳周潭新四军烈士子弟周美生开发“呆子瓜子”，向名扬全国的芜湖“傻子瓜子”看齐，一时传为美谈。朱将军还经常到各地中小学讲述亲身经历的革命故事，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，从不收取一分钱。逢年过节，婉拒县委、县政府请客送礼，谢绝父老乡亲们的各种馈赠。1994年10月8日，浮山中学隆重举行70周年校庆大会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和校友1800余人。大会胜利结束后，校方举行盛大的午宴，宽敞的学生大食堂和教师小食堂高朋满座，笑语喧哗。我凭证件领了盒饭，走上我昔日读书时的校园亮点——中大楼二楼，对着栏杆，一览新校园胜景，浮想联翩。饭未到期，忽然瞥见一位身着洗得发白旧衣裳的长者，也拿着盒饭缓步走来，凝神一看，这不是朱将军吗？我赶紧快步相迎，并作自我介绍，他也感到意外，相谈甚欢。因各自都要按时搭乘便车回去，方才依依惜别。离开母校前，我对校门口的接待人员婉言相告：以朱铁谷将军的资历、级别与贡献，本应受邀登上主席台的。

学长朱铁谷将军现已于30年前仙逝。忆起与他三次见面，我深受革命教育，沐浴人性光辉；深感做人做事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，是一种快乐，是无上荣光。这，正是一名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。



铜陵雨巷

□朱利竹

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——那是戴望舒的江南。可我的江南，在铜陵。

铜陵的雨带着独有的金属质感，细细的，冷冷的，簌簌落在青石板老街上，回响清脆清透。我缓步走入和悦老巷，巷子狭窄逼仄，仅容两人侧身而过，两侧墙面斑驳剥落，青砖缝隙间生出丛丛蕨类，雨水顺着叶片垂落，一滴又一滴，像是时光落下的轻叹。

巷口的打铜铺子，叮当的敲打声穿透雨幕，悠悠传来。老师傅戴着老花镜，垂首锤炼铜壶，昏暗光影里，细碎火花忽明忽暗。铜陵因铜立城，三千年炉火绵延不绝，只是这股坚守手艺的老铺，如今早已寥寥无几。匠人始终不曾抬头，锤子起落沉稳，仿佛将匆匆流逝的岁月，一点点锻进冰冷的铜器之中。

雨丝渐渐绵密，我往巷子深处走去，深处藏着一口唐代古井。井栏经年累月被井绳磨出深深凹槽，雨水坠入井中，发出空洞的回声，仿佛古井在独自低语。千百年间，它看过人来人往，阅尽世间悲欢；如今只是静默伫立，任凭雨水落进清波，任凭青苔爬满井沿。

井边生着一株腊梅，花期刚过，枝头还留着几朵枯黄残瓣。犹记上月小

城落雪，梅花开得热烈，金黄花簇缀满枝桠，香气飘满半条街巷。彼时我久驻足，看白雪覆在黄花之上，青灰老墙作衬，宛如一幅宋人小品，清雅动人。如今雪融花谢，只剩嶙峋枝干在春雨里静默，可我心知，待到冬日再落雪，它定会如期盛放。

走出老巷，沿长江路前行，便来到江边。铜陵境内的长江宽阔平缓，水流沉稳，如同一位沉思的老者。细雨落江悄无声息，江面笼着一层薄雾，两岸屋舍朦胧，零星灯火在雾中明明灭灭。江边一座废弃老码头静静伫立，铁质栈桥早已锈迹斑斑，桥墩爬满密密麻麻的螺蛳壳，皆是江水涨落留下的印记。我立于码头之上，江风掀起伞面，远处货轮驶过，低沉悠长的汽笛消散在雨雾深处。

铜陵从不是喧嚣繁华的城市，没有省会的车水马龙，也无热门景区的游人熙攘，它只是安静依偎在江畔，如同被江水冲刷千年的顽石，磨尽棱角，只剩温润平和的质地。也正因为这份沉静，这里的雨声格外清晰，老巷的时光格外悠长，寻常的日子也过得缓慢安然。

儿时外婆常带我去往大通古镇，那时老街还保留着旧时风貌，青石板两旁皆是木质吊脚楼，街边摆满生姜糖、铜陵白姜与新鲜江鲜。外婆牵着

我的手走过一间间老店，细数过往盛景：从前商船往来，码头人声鼎沸，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在此停靠歇脚。如今古镇早已变了模样，老街拆建大半，新式楼房拔地而起，只剩几栋老屋孤零零守在江边，像一场被遗忘的旧梦。可世事更迭，日子总要向前走去。雨势慢慢变小，化作若有若无的雨丝。我索性收起油纸伞，任由微凉细雨拂过脸颊，清清爽爽。空气中混杂着潮湿的泥土气息、淡淡的江水腥气，还有远处人家飘来的炊烟味道，万般气息交织，便是铜陵独有的人间烟火味。

天色缓缓暗沉，街边路灯次第亮起，橘黄色光晕在雨雾中缓缓晕开，恰似水墨画里湿润的渲染。返程途经老巷，打铜铺子已然闭门，唯有那株腊梅静立雨中。待到来年冬雪飘落，它定然会再次绽放，香气依旧漫过街巷，那时我还要再来探望。

撑伞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，路灯将身影拉得悠长。细雨依旧连绵，在

天地间织就一张薄网，笼罩整座小城，也抚平了我心底所有浮躁。

铜陵的雨，从不是戴望舒笔下满含愁怨的雨，它从容淡然，不急不缓，恰似这座城市的品性。它不会引人无端怅惘，只会让人懂得，这般安稳平淡地活着，已是万般美好。

回到家中，换上潮湿鞋袜，泡上一壶铜陵野茶。茶叶在沸水之中缓缓舒展，茶汤呈浅淡的琥珀色，入口微苦，转瞬便回甘绵长。窗外雨声淅沥，宛若一首无词的童谣。我静坐窗前，听雨品茶，思绪随性飘荡，什么都不必深究，什么都可以放下。

这座小城，这场春雨，这条老巷，这些平淡日常，便是我长久寻觅的归处。它不是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，而是最真切的生活本身，朴素安然，让人眷恋不舍。

夜深人静，雨声依旧未歇。我熄灭灯火躺躺在床上，静聆聆听雨滴敲打瓦片的声响，滴滴答答，如同时光的步履，不紧不慢，从岁月深处走来，又向着远方缓缓离去。

铜陵的雨巷，没有丁香姑娘，唯有一座老城、一江春水、一树腊梅，还有一个在雨中漫步良久的人。

这般光景，便足矣。



湖畔拾光

□张桂生

自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铜陵工作，从此就没再离开过。退休后一直寓居大连，但我的心却依然留在铜陵。天井湖畔，原铜陵县二中那块贫瘠而又魔性的土地，曾流淌着我们这辈人青春的热血，生长着我们对于教育的美好梦想……

一、将错就错

1981年12月的一天。大学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告诉我，他看到了分配名单，我去铜陵县(现义安区)。

铜陵县？错了吧？我明明填报的是铜陵市啊！

大学系书记办公室。瘦高个系书记坐在那里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右手示意叫我坐下来说话。我不敢。面对书记，嗓子有些发痒，老是要咽口水。“有什么事吗？”书记主动问道。我结结巴巴地开口了：“我，我，我是来向您反映一个问题的。”他宽厚的微笑打消了我的顾虑。我终于接着说：“我的女朋友在铜陵市二冶上班。现在把我分到铜陵县，还是不在一起，那不如让我回老家吧！”

我哪里有什么女朋友？说起这件事，还有一段小故事。我的学兄章必功(深圳大学原校长)来自铜陵市。临毕业前的一个国庆节，他邀我到他家玩了一趟。我也就此对铜陵市有了直观的印象，知道这是一个地级市，而且是工业城市，很不错的。一天上午，别的同学都上课去了，我们俩在寝室看书。中间歇息时，我俩聊了起来。他问：“你毕业后想到哪儿去？”我答：“我想回老家。”他说：“没出息！”“怎么了？”我表示不解。

他的意思是，我老家桐城县不过是个农业县，将来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糊涂了。那到哪儿好呢？他说，你想不到铜陵市？我说，想啊！但是，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啊！他说，只要你愿意，理不想不好编？我就请教他。他有家有室，孩子都5岁了，所以编这样的故事那是小菜一碟。“你就说，某某夫人在二冶上班，给我在厂里介绍了对象。”我不好意思，笑着问：“姓甚名谁呢？”他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呀，太嫩了！那不好说？就说姓胡，叫胡萍！”他还写出两个字来。我愣了半天，终于回过神来，记住了。真志愿表时，就如法炮制，交了上去。

书记诡秘地笑了。“铜陵你去过吗？”他问。我硬着嗓子说：“去过啊！”“去过不就清楚了吗？”他往椅背上一靠。我态度坚决地说：“我女朋友在铜陵市，你把我分到铜陵县，那怎么行呢？”他干脆站起来，一边用手指在办公桌上比划，一边跟我解释：“这是二冶，这是铜陵县，这是铜陵市，从二冶到铜陵市必经铜陵县，你看哪个近？”真的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个铜陵县，否则我也不会填的。这下子我简直目瞪口呆。

书记的话久久在我耳边响起：“我们正是照顾你才这样决定的！”走在林荫道上，我自言自语道：“你个呆子！算了，将错就错吧！”

二、一见钟情

原以为二中就在城里。没走几分钟，就出了城。顺着一条仅两车宽的柏油路，一路往东。右边，水沟外是一个湖，那是铜陵市唯一的公园——天井湖公园。左边，也是一汪水面，间杂一些农田。杨树是唯一行道树，在下午的暖风中，窸窣作响。偶尔有车辆往来，少有行人，路旁也很少房屋。前面一个山岗，上面盖了一些白墙红瓦的房子，以为到了，其实不是。从那儿转个大弯，右田垄，左丘岗，连一间屋子也不见了。心想，莫非学校在乡下？忽然，路边有一个大院，像学校，其实是车队。

校长一个人拉车，我们几次要换他，都被拒绝。他说，他和曹书记都是“文革”前大学生，正当干事的时候，碰上那特殊时期，把他们的宝贵青春都白白浪费了。现在，国家要抓经济，抓教育，急需人才。你们呀，生逢盛世，赶上恢复高考第一班车，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啊！曹书记也一路回忆着他读大学时的情形，十多年过去了，说起往事，他还是那么充满激情。在他们面前，我们都是晚辈，心中自然仰慕。他们一路说，我们一路听，也不知走了多远。

到了！到了？我很是纳闷。路右一片田地，路左也是一层高过一层的水田，既没看见院墙，也没看见房子，哪来的学校？校长指着山岗上的几排红砖平房，说：“喏，那就是！”虽然下午的阳光很好，但是进去的泥土路面却坑坑洼洼，板车走在上面东摇西晃，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痛苦的呻吟。

路过一幢两层教学楼，爬坡途经三排平房，在山丘顶上沿一条小路左折，便是一幢很破旧的平房。这是单身汉宿舍，我就住这里。另两位住路过的其中一栋平房。帮我们下了行李，校长已经有些冒汗了。

学校三面环山，坐北朝南，地形很不错。可惜校舍少而零落，校园简陋寒惨，办学条件太差。

与之相反，校长和书记都是新提拔的，他们年富力强，雄心勃勃，很想干一番事业。他们能亲自拉板车到城里接我们三个来学校工作，可见其爱惜人才、求贤若渴的愿望是多么迫切。能够跟这样的领导一起干事，难道不是人生的一大幸事？

晚上，简陋的宿舍灯火昏暗，寒气袭人，但是心里却一直取暖着。后来的经历实在验证了这最初的感觉，也算是“一见钟情”吧！

三、差提调动

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我就十分想调回老家工作。因为夫妻分居，妻一个人带孩子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

教委管人事的副主任我熟悉，他原是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导主任。我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学校，进修学校民师班《文选与写作》这门课没人教，我有幸被借去任教。时间仅一学期。但是，因为我常常为教材教法请教他，我们也就熟悉了。他家就在我们学校里，我去过几回，每次都是探讨文学的话题，他很欣赏我。为了调动，找他帮忙，也算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吧。

主任家正在吃晚饭。等他吃过饭，回到客厅，在木沙发上坐下来，点燃一支烟，我顿了顿半天，才忐忑忐忑地说起了调动的情况。就像背稿子一样，急急忙忙将事先准备的几句话说完了。他听了，说：“现在调动不大容易啊！要求调动的人太多，不好放。”我嗓子发干，无言以对，只好拔脚就跑。出门后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我太怕求人。求人做事，就如做贼似的，太不习惯。

过了好长时间。妻子在老家问调动搞得怎么样，我不知如何回答。于是，又一次专程上门。他见我来，很高兴。泡了一杯茶，递了一支烟，跟我聊起了诗词。他将新写的一首《念奴娇》背给我听，还一句一句地做了详细的解释。看他诗性正浓，我也来了劲，将自己作的几副对联拿出来，请他斧正。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心情愉快地出了门。走在路上，才想起来今晚搞歪了路子，该说的没说，不该说的说了一晚上。

校领导经常到我们单身汉宿舍走访。一次，李校长上门来，我们谈得很投合。我大着胆子说，老婆孩子在老家，我要尽早调回去，请校长帮忙。他怎么说？你为人很好，能力很强，很有潜力。要好好干，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。老家有什么好？留在这里，我们一道干，绝对比你待在老家强。你难道不能把夫人调过来？你要是不走，我现在在答应分给你一套房子，加上一个四合院，那不是很好的嘛！他的一番话，说得我心里痒痒的。是啊，妻子要是能调过来，不也很好吗？

在每周给妻子写的4封信中，我都要赞美我们的学校领导，谈到我的许多关系亲密的同事，将如此简陋的校园描绘得犹如桃花源一般。情不自已时，还要写诗来表达。一封信长的达到七八张信纸，邮寄时竟然有两次超重。寒暑假在家和妻子聊天时，总是情不自禁地盛赞自己的学校，弄得妻子还真有点儿心向往之呢。

那年6月中旬，妻子请假来学校，待到放暑假，再跟我一起回家。在回家的客车上，我俩一路热聊。谈到调动的话题，我说学校领导对我特别好，希望我安心工作，跟他们一起干事业；同事们很不错，大家跟我就像是兄弟一样，我要是离开他们真有些舍不得。我开导她，劝她调到铜陵来。在我的一番蛊惑下，她真的愿意随我走。这令我喜出望外。回家后，跟双方父母汇报，他们很通情达理，均表示理解和赞同。

原本是我要往回调，结果却是妻子调了过来。世上有许多事都是这样，叫作“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从此，铜陵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